

## 目 录

“新闻动物”马晓霖(水均益) .....	1
执着报道,真诚写作(宋晓军) .....	3
一个人和一场战争(陈 彤) .....	5
作者自序 .....	1
1. 无可避免的选择 .....	1
战争的黑色之翼已经张开/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2. 通向战争之路 .....	11
这叫什么战争/通向战争之路	
3. 新闻大厦的内幕故事 .....	23
紧锣密鼓的战前务虚/倾力角逐媒体大战/网友如此关注令人意外/对战局的预测	
4. 专家的滑铁卢——看不懂战争进程 .....	43
战争的迷局/萨哈夫的那张嘴/新华社的《伊拉克战争信箱》/战争双方实力太悬殊/报道转向深入	
5. 请战出征 .....	59
我要上战场/请战! 再请战!	
6. 夫妻分赴两个战场 .....	73
几乎同时出现的两个战场/飞往约旦——“非典”如影随形/约旦海关 封堵风波/妻子和女儿上了电视	
7. 千里东进巴格达 .....	99
从卡拉玛到卡迪西亚/穿越死亡公路/朝拜两河流域/战争劫后的分社	
8. 战乱巴格达 .....	119
油荒笼罩巴格达/都是战争造的孽/心中抹不掉的伤痛/枪弹猛	

- 于虎/伊拉克第纳尔变奏曲/残缺的课堂/苦难童年/面对开放的天空/一个巴格达邮局的尴尬/底格里斯河畔的婚礼/伊拉克报业的战国时代/几家大报独领风骚/新闻自由还是新闻混乱/色情电影泛滥,影院遭遇炸弹/街头兜售烈酒,商贩萧墙祸起/少女遭拐卖,谁人肯相助/杀手当街揽活,团伙犯罪猖獗/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劫难/美军扫荡巴勒斯坦大使馆/“萨达姆”走俏巴格达/伊拉克人心态录/萨达姆仍然不乏追随者/苦闷而自尊/复兴党的命运/“去复兴党化”的风潮/复兴党不甘坐以待毙/古老文明在流泪/阿米里亚防空洞之祭
9. 酸甜苦辣巴格达 ..... 223  
 克服艰险搞报道/因陋就简过日子/千里迢迢办采购/战战兢兢守分社/踏上归途
10. 新华社出了个贾迈勒 ..... 251  
 掘地埋金——3000 美元与世界第一战争快讯/忠诚智勇——在轰炸中坚持报道/英雄归来,战友团聚/“有女士来访你怎么事先不说一声”/最后的晚餐一定要用筷子
11. 未完成的战争 ..... 269  
 萨达姆被俘并非意外之事/萨达姆的罪与罚、生与死/伊拉克政治重建的前景/伊拉克的乱局何日是尽头

## “新闻动物”马晓霖

·水均益·

晓霖兄又出书了,在我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认识晓霖兄十几年,从新华社到中央电视台,从巴勒斯坦到巴格达,在我印象里,他一直是一个勤勤恳恳、多才多艺,同时又饱含民族基因(晓霖兄是地道的中国回民)的“新闻动物”。2000年10月,我率摄制组赴巴以地区采访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我们得到机会到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总统府专访阿拉法特总统。

由于当时的局势很乱,从以色列到加沙地区不仅要通过检查严格的关口,而且一路上很不安全,没有熟悉情况的人接应是很难想象的。当时在加沙的中国人除了外交官就是新华社派往那里的一位“孤将”——马晓霖。于是,我的这位前新华社同事便成了我们的接应。

记得当时见到晓霖兄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上面形容的“新闻动物”——风风火火、身穿一件印有“新华社”和“中国”字样的摄影背心、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最令他自豪的就是吉普车上留下的几处巴以冲突的弹痕(那可见证了晓霖兄的生死啊)。那次的采访任务完成得很顺利。采访的前夜我们还在晓霖兄的驻地兼办公地“暴撮”了一顿加沙式的海鲜大餐。离开加沙当天中午,马晓霖开车冒着以军的枪弹和巴勒斯坦示威者的石头和燃烧瓶送我们闯过通往埃雷兹检查站的危险地带,然后又穿过硝烟返回了独自坚守3年的加沙城。

后来,晓霖兄回国并担任了新华社主办的《环球》杂志的总编辑。2003年,我在央视新闻频道开办了一档国际时事谈话节目《国际观察》,晓霖兄也成了我们栏目经常邀请的专家。这中间,我也通过各种途径拜读过一些他的文章和两部有关中东巴以问题的大作——《巴以生死日记》和《穿越生死线》。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如他。记得我曾经问晓霖兄,又当总编,又是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到我们的栏目当嘉

宾),何来时间和精力如此高产,又是专著,又是专栏,又是各种动态分析文章。他谦逊的微笑没有告诉我什么,我猜测大概是他的基因在发挥作用吧。

这不,他又写了一本。而且更有甚者,写的是伊拉克战争,那一段让我伤心让我难忘,让我几次企图掀开而又一次次疲惫不堪地将之掩卷起来的历史。两年来,那段历史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偶或忿忿不平。直到前不久看到晓霖兄传给我的书稿,原来这“新闻动物”当时也和我一样:兴奋、激动、疑惑、不满、委屈、难过、无怨、无悔……

晓霖兄在 MAIL 中特别让我写点东西,说“为了让书更有影响,不得不‘拉大旗做虎皮’,请老兄、老战友在百忙中照顾一下”。其实,马晓霖的东西不用我这张“虎皮”也照样会大旗飘飘。因为,这里面多的是真东西,少的是虚的、空的、假的和自以为是的,也因为这位有着特殊基因的“新闻动物”是我敬佩的哥儿们。

## 执着报道，真诚写作

·宋晓军·

见到马晓霖本人，是在他担任《环球》杂志总编辑不久后一次约稿的饭局上。而认识马晓霖这张面孔却是早一些时间在电视上。

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后，我被请到中央电视台作有关伊拉克战争节目。正当节目做得越来越火的时候，北京突然爆发了“非典”疫情，于是中央电视台的“伊拉克战争热”就转向了“非典热”。出于一种职业关注的惯性，我仍然每天注意着电视上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于是就在电视上认识了马晓霖。

在电视上的马晓霖确实让人羡慕，至少是让我这样在国内依靠互联网资源来评述伊拉克战争的人羡慕。马晓霖在他的书稿中也写到，为了能获得这种让人羡慕的机会，他确实动了不少心思。后来因为我给《环球》杂志写稿子，所以在与马晓霖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我真正理解了这种让人羡慕的机会只有给予马晓霖是最合适的。首先，马晓霖长期在中东从事新闻报道，同时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5年寒窗也是很多记者无法企及的。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很多外国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无法比拟的是马晓霖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事实上，在报道中东新闻上，我觉得无论西方记者还是国内的记者，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宗教的不了解，而马晓霖来自宁夏，本人就是回族，这可以说是他最得天独厚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将美国《纽约时报》中东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里曼的中东报道与马晓霖中东报道做对比时，感受最深。

在拿到马晓霖的这部书稿电子版和答应为他写书评时，马晓霖已经决定离开新华社开辟他的“网络媒体战场”了，但是我在他的书中仍然能看到他当年在加沙每天啃3张阿拉伯面饼写着大量一手报道的那种执着和真诚。从爆炸声不绝于耳的加沙到战火纷飞的伊拉

克，马晓霖完成了他作为一名派往中东的记者最难得的心路历程。在马晓霖这部书中，除了有很多第一手被战争摧残的伊拉克的现场见闻外，还有许多他个人心理活动的记录，甚至还有一些笔墨是写家人、同事和朋友的，在他的这些文字中，有两点是在当今这个“图书泛滥”时代最难见到同时也是最为可贵的，那就是真实和朴素。

## 一个人和一场战争

·陈 彤·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所谓君子之交,我在这里“厚颜无耻”地说一句,也许我和马晓霖的就应该算是吧。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见过马晓霖本人,但是我对他一直心存敬意。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当初美伊战争一触即发,我在报社负责相关报道,每天要阅读大量相关信息——那段时间,几乎每个人,从专家到学者甚至业余军事爱好者,都在预测战争可能爆发的时间。3月3日,马晓霖被新浪网邀请与网民现场问答,其中一位网友要求马晓霖将战争可能爆发的时间精确在5天之内,于是马晓霖作出——战争将在3月15日前后5天爆发,而后5天的可能性更大的判断。事实证明,他是当时我所知道的对伊拉克战争爆发时间预测最为准确的一位。

我对马晓霖的另一敬意与新华社“十秒领先世界”有关。只有对新闻有职业冲动的人,才会懂得这“10秒”的意义——“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成为新华社发出的第一条战争消息,这也是全世界媒体中第一条报道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消息,速度超过了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和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等世界顶尖媒体。新华社由此实现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性突破,因为这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性的战争报道大战中拔得头筹。

在《两河生死劫》中,马晓霖生动地写到这“10秒”——“恍惚间,贾迈勒又迷糊上了。突然,一声凄厉的空袭警报破空而起,也将贾迈勒从睡梦的边缘拉了出来,他意识到考验他的那一刻终于来了。他顾不上穿衣服,立即从床上跳了起来,飞快地跑到卧室隔壁的办公室,拿起海事卫星电话,用几乎颤抖的声音向开罗的新华社中东总分社阿文编辑部报告:‘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正在值班的阿文编辑部主任刘顺接到电话立刻转告旁边的英文值班编辑,于是,一句话的英文

快讯“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便从新华社的发稿系统通过卫星线路传向全世界的新闻用户。这一刻，是伊拉克时间凌晨5点36分55秒，北京时间上午10点36分55秒。紧接着，贾迈勒又听到了猛烈的防空炮火声，伴随着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还没有放下电话的贾迈勒又冲开罗喊了一声：“巴格达响起爆炸声，美国对伊拉克开战。”

贾迈勒是新华社在当地的报道员，在《两河生死劫》中，马晓霖花了大量篇幅描写贾迈勒和他的家人，相比较死亡、轰炸、抢劫、强暴来说，关于贾迈勒的那段文字大概是全书中最轻松的段落了。

顺便说一句，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两河生死劫》，并不是因为这本书中有战争，而是因为这本书中有感情，那是一种不动声色但感人至深的感情，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感情已经很少了。当马晓霖奔赴战火中的伊拉克时，她的妻子郭遐——北京地坛医院的一名医师正面临另一场考验——郭遐在马晓霖离开北京的次日主动请战进入“非典”病区，而且不到24小时，她就接到了开拔通知。“由于近距离接触‘非典’病人，所有医护人员都必须实行自我隔离，不能回家，只能通过电话进行联系，过一种咫尺天涯的痛苦生活。”

当马晓霖远在战乱中的异乡，从电话中听到女儿亮亮的哭声，他说：“我的心都要碎了……”他只写了这么一句，克制但充满感情。

我喜欢马晓霖的文字风格以及叙述方式——那是一种只有做过记者，并且对这一职业具有真切荣誉感的人，才会追求的风格——平实、冷静、客观，但有立场、有原则、有激情、富于感染力。多说一句闲话，不是没有看过一些记者出身的人写的书，我佩服那些记者的出生入死，但是对他们的文字从来不敢恭维——因为他们太喜欢炫耀了，太喜欢炫耀自己的冒险和勇敢，而马晓霖的《两河生死劫》不这样。他穿越死亡公路，他走访武器黑市，他在毫无人身保障的伊拉克采访，他平静地记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说他的心碎了时，你一定可以在那一刻听到心碎的声音。

“人们常说，记者惟恐天下不乱。但是，亲身经历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我宁肯自己失业，也不愿意再看到新的战争与死亡。”这段话，写在《两河生死劫》的最前面，但是我越读到后面，才越深的体会到马晓霖的“宁肯”。

## 作者自序

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了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迈出了改造中东、整合中东、进一步推行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次赤裸裸的单边主义行动和强权逻辑实践,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世界多数国家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公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以非常短暂的时间和微小的代价占领了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并把曾经在中东叱咤风云的铁腕领导人萨达姆打入囚牢,送上法庭,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又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伊拉克战争是荒唐和非法的,因为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加剧了中东的动荡和混乱,诱发了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使美国在世界舆论中的形象更加糟糕,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中的面目更加可憎,激化了东西方文明的摩擦和冲突,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和忧虑。

伊拉克战争的进程超乎一般人的预料。美国通过有限的空战、短暂的陆战和大规模的心战就击溃了曾经东征伊朗、南取科威特的百万伊拉克军队,战场上没有出现像样的正规军事对抗和最后决战,也没有发生全国规模的游击战和城市巷战,萨达姆政权及其战争机器转瞬彻底崩溃,4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一个月内彻底沦丧。

伊拉克战争说明,萨达姆政权20多年的地区称霸战略使自己内外交困,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导致萨达姆政权与半数以上的阿拉伯国家反目,同时因为对世界石油供应线形成威胁而引起西方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反感。这些国家反对战争,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变更伊拉克政权、结束萨达姆统治。因此,战争爆发前,

人们看到阿拉伯国家普遍低调,没有公开和萨达姆政权站在一起,相反,有的还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方便和间接援助。一些国家的反战活动也仅仅停留在口头表态上,而没有对萨达姆政权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战后又以参与维持治安和提供经济援助、减免债务等方式迅速认可了伊拉克新政府。

伊拉克战争形势迅速逆转,萨达姆政权转眼垮台,说到底失去了国内百姓的普遍支持和拥护。萨达姆执政 25 年来,两场战争、10 多年的国际封锁和经济制裁使 2000 多万伊拉克人民饱受刀兵之祸,苦不堪言。他们渴望改变现状,安居乐业,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大潮。萨达姆政权的铁血手段和家族统治,使其日益背离广大伊拉克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成为无源腐水,无根朽木,失去统治赖以长久生存的号召力、凝聚力。占人口 20% 的北方库尔德人长期受到萨达姆政权的压制甚至残酷镇压,在这次战争中成为美国军事行动借重的重要力量,也控制了萨达姆可以发动游击战争的占国土近三分之一的山地。占人口 60% 的什叶派穆斯林 600 年来一直受到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地位低下,长期忍气吞声。萨达姆执政期间更对什叶派实行高压政策,仅遭处决的什叶派领导人就有数十人之多。战争爆发后,什叶派穆斯林响应宗教领袖西斯塔尼的号召,放弃抵抗,坐山观虎斗,听任美军长驱直入伊拉克中南部腹地,直至进占巴格达。与其说是美国军队击溃了萨达姆政权,倒不如说是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借外来之力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更替,以期实现历史性的“翻身解放”,争取自己的宗派利益。即使是与萨达姆同出一宗的占人口 20% 的逊尼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共和国卫队本来是萨达姆政权用来与美国一战的王牌之师,但在巴格达之战前夕,十多万“御林军”不战而散。费卢杰作为“逊尼派三角”的重要一翼,本可以成为巴格达西部屏障,这里的宗教领袖却因为部落利益与美军达成“不战协议”,采取了战时中立立场,任由美军从西部顺利挺进巴格达。这一切再次印证了颠扑不破的真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堡

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再对照什叶派穆斯林在两伊战争期间响应政府号召投入与伊朗(同属什叶派)的对决,更能说明人心背向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的战争,我作为新闻工作者从头至尾在关注这场战争,评论、分析和报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主要甚至全部内容,而且也对我的家庭和亲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还在酝酿阶段,作为新华社国际新闻深度和言论性报道的基层组织、策划者,作为长期跟踪中东问题的报道者和研究者,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有关事态的发展,以及战争与和平风向标的变化和指向,或撰写言论和分析文章,或接受各种媒体采访,解释、宣传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剖析时局的来龙去脉,积极为和平呐喊,揭露和警示战争的巨大危害。但是,战争终究不以和平爱好者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

战争爆发前夕和初期,我有幸参与了新华社伊拉克危机和战争报道领导小组的工作,不但为如何搞好这场报道献计献策,而且近距离见证了新华社如何与世界强劲对手角逐新闻大战的高层决策和组织内幕,同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分析、评论类稿件,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性质、交战各方的责任以及战争的进程演变进行了及时、冷静的评论和判断,而且组织新华社相关驻外分社根据战局的变化进行深度报道。

美军占领巴格达后,我主动请战前往伊拉克进行了40多天的战地采访,与其他三位同事生死与共,同舟共济,采写了大量题材、体裁各异、现场感很强的新闻稿件,拍摄了上千张现场照片,多角度、多层次地向国内和世界受众描述和展示了剧烈变动中的伊拉克现状。同时,也使自己对伊拉克实际情况、民众生活和心理、伊拉克人的民族性格以及美军活动有了更为原生态的掌握和认识,对伊拉克变局的深层因素、战争进程和以后的局势变化有了更为深刻和贴切的认识。

2003年5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是他并没有,至今也没有宣布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相反,过去一年多来,美国不断增加在伊拉克的驻军兵力,总人数超过了15万人,比进攻伊拉克时还要多得多。同时,由于以费卢杰地区为中心的反美袭击持续不断,造成美军在攻占巴格达后的阵亡人数超过了1000人,损失之大不但超过了进占伊拉克的“自由伊拉克行动”,也超过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此前的科索沃战争。为了剿灭费卢杰一带的反美武装,美军于2004年先后发动了两次重大攻势,在10月份的战役中,美军调动了3万多人的兵力发动立体攻势,打死1000多人,捣毁民房无数,但是,仍然看不到反美武装被消灭的希望。2005年5月,美军再次在伊拉克西部发动大规模的地面围剿,而美军死亡人数已超过1600人。今年6月,伊拉克顺利举行历史上首次自由选举,在恢复和平与稳定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但战乱动荡仍在持续。

从这些因素上看,宏观的伊拉克战争并没有结束,尽管双方对比力量非常悬殊,尽管伊拉克大局已定,尽管美军对手已经不再是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势力而是当地和境外反美力量的混合体,但是,在局部地区的较量仍然是你死我活,很难说美国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已经“胜利结束”。即使有这么一天,美国的军队仍将按一定规模盘踞在伊拉克。也不完全排除,美国会利用驻扎在伊拉克的军队,利用伊拉克这个桥头堡,在海湾甚至中东地区发动另一场战争。基于此,回顾美国攻打和占领伊拉克的整个过程、关注仍在伊拉克燃烧的战火,留心伊拉克战事内外的各种动向,依然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我应约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

这本书虽然以我的活动和经历为主线,但是,我只是新华社“伊拉克战争报道”机制中的一颗螺丝钉,是中国新闻工作者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因此,也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新华社如何组织和指挥这场战争报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凤凰电视台等中国同行和外籍雇员如何不怕困难和牺牲,投身战地报道的动人故事,以此展示新一代中国

传媒人整体形象和精神风貌。在我前往伊拉克期间,妻子也主动投身抗击“非典”的最前沿,使我们非常巧合地成为中国惟一同时参与两场“战争”的夫妇,因此,我也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讲述我们三口之家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平凡而又不寻常的故事,以及我因为来自“非典”疫区而在进出战地时经历的种种尴尬。在全球化大潮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境外的各种危机、冲突和战争,都已经和中国、中国人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关联,如何应对危机已经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这是我写作此书的另一个目的。

伊拉克战争虽然发生在中东地区,但是,与中国息息相关。从现代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格局看,传统的地缘政治概念和国家安全观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大中东已经成为我们无法不关注的近邻。因此,了解伊拉克,熟悉伊拉克人,关注伊拉克战事、政治、经济和安全重建,对发展和推动中伊关系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这是写作此书的第三个目的。

由于日常工作繁忙,此书写作一拖再拖,完成初稿已是2004年年底了。后因其他缘故,使书的出版又延宕了一些时日。尽管如此,最终能完成任务,一了心愿,首先十分感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总编辑刘文祥先生和责编王轶华小姐的多次敦促和鼓励,感谢他们花费不少心血对本书的结构、脉络、版式设计提出宝贵建议,并多次修改、润色书稿。其次,我要感谢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各个部门给我提供在不同岗位参与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宝贵机会以及倾力支持和关照。第三,感谢凤凰电视台著名记者闾丘露薇慷慨提供所涉部分文字。最后,我要感谢父母、岳父岳母、妻子对我工作的长期无私支持和奉献。此外,王波、徐勇、马丹、陈贲、梁有昶、韩传号、贾迈勒、蒋少清、李骥志、包尔文、范伟国、刘青、赵建伟、李琛、古碾心、杨黛、北方公司约旦办事处等同事、朋友和机构在我赴巴格达采访期间,对我和我的家人都多有照顾,在此也一并深表感谢。中央电视台著名制片人、主持人水均益,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舰船知识》网络版主编宋晓军,著名畅销书女作家、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彤,在百忙中慨然为拙作写序鼓励,我谨在此

也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此书与拙作《巴以生死日记》、《穿越生死线》组成我的中东战地“生死三部曲”,为我的战地记者生涯作结,一并献给一切爱好和平的人,献给所有爱我和我所爱的人。

马晓霖

2005年7月于北京



1

# 无可避免的选择

人们常说,记者惟恐天下不乱。但是,亲身经历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我宁肯自己失业,也不愿意再看到新的战争与死亡。只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不以和平爱好者的意志为转移,报道残酷的战争也就成为我不可避免的选择。

LIANGHE SHENGSIJIE

## 战争的黑色之翼已经张开

2003年3月20日早晨8点左右，喧闹了一夜的电视机把我从昏沉的困倦中吵醒。掀开被卷，侧过身子，双手撑着办公桌的边缘，我颤悠悠地斜坐了起来，小心呵护着老残腰，小心伺候着已经突出的椎间盘。每隔一段时间，这家伙就得折腾我一次，而这一轮的折磨来得更不是时候，因为我已经进入了伊拉克报道战役的关键阶段。

收腹，直腰，我吃力地系上了一尺高的钢骨护腰。尽管这件法国进口、价值800多元的“紧箍咒”把我松弛的腰肌勒出一道道沟壑，甚至使部分地方出现了淤血，但是，靠着它我才能直起身，像个正常人一样走路、工作。

拉开新华社新闻大厦1602号办公室的奶黄色窗帘，不太强烈的阳光斜照进来，在陈旧的墙上打上一条白色的补丁。窗外宽阔、重新浇灌了路面的前三门大街上，东西两个方向的汽车连缀成两条彩色的钢铁长龙，塞满了自西便门经宣武门、和平门、前门、崇文门至东便门10里长街。一群白色的家鸽在正南方向的楼宇间穿梭、翱翔，虽然隔着厚玻璃和几百米的空间，我仿佛仍能清晰地听到它们滑翔后一路撒下的哨声。

北京正沐浴在和平与宁静的阳光里。而我内心的战鼓却在咚咚敲个不停：美国总统布什要求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主动下台的最后通牒期限已经到了，但萨达姆依旧稳坐钓鱼台要迎接布什的战争决斗。

这一夜我是和衣而睡。椎间盘旧疾的复发，使我连穿脱裤子和袜子这样简单的事都不能自理，索性免去这道麻烦。大战来临的压力，也要求我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投入报道。

一段时间来，我已经没有休过周末，连续多个晚上加班到午夜。

我和包尔文、新德里分社候任首席记者江亚平组成了新华社《国际观察》编辑室精干的三剑客小组,承担着新华社国际新闻深度和言论性报道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写作重任;作为新华社“伊拉克战争报道领导小组”专家成员,我还必须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为如何报道好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提出自己对局势变化和走势的分析和判断,就如何组织和指挥报道献计献策,并具体落实有关深度和言论性报道的选题。

3天前的晚上10点,在北京地坛医院重症监护室(ICU)担任主治医师的妻子急匆匆地来电话说,医院临时收进一名重肝病人,必须马上进行抢救,女儿无人照看,我必须赶紧去把她接回家。见到女儿已经是10点半了,7岁的她一脸倦容地跟我上了车,很快就歪着身子睡着了。到了石景山六合园小区,我不忍心叫醒可怜的女儿,只得把她从车里抱上楼,抱回家……40多斤的分量,本不算多重,但是,却让我犯了忌讳,招惹了才平静几个月的老残腰。

CNN的电视画面依旧是各方面的动态消息:美英蓄势待发的战争准备和武力威胁,国际社会嘘声四起的反战表态。战争虽然没有爆发,但是,谁都感觉到战神已经张开黑色的翅膀低空盘旋在伊拉克周边的海湾地区,随时都会用铁齿钢牙撕开酝酿了许久的阴云,拉开一场残酷的喋血盛宴和死亡狂欢:

北京时间3月17日,在大西洋亚速尔群岛举行过“战争峰会”的美国、英国和西班牙,彻底放弃了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的尚方宝剑,准备绕开联合国单独干。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对记者说:“要避免一场军事冲突,萨达姆必须离开伊拉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外交窗口已经关上。”

外交窗口的关闭,往往就是战争大门洞开的信号。当无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时,战争就成为无可回避的惟一选择。随之,媒体被卷入一场同样激烈的新闻战争也将成为无可避免的选择。

法国外长维拉潘在巴黎会见波兰外长齐莫谢维后呼吁,主张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担起自己的责任,并且必须向国际社会